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 61 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陇原专辑

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编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 61 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陇原

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

2006年12月·兰州

出版物名称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61 集
编 者 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承印(制)者 陇西宏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数量 大 32 开 / 1—1000 册
印(制)日期 2006 年 12 月
印张/工本费 9.5 / 18.00 元
准印(制)证号 甘出准 001 字总 2564 号(2006)096 号

本书主编 孙田民

副主编 魏武峰 罗祖孝 何生祖

编 辑 金山人 李少宗 石 磊

目 录

知青往事.....	侯佩玉(1)
感谢生活	任桂霞(16)
迷茫岁月中的往事	王 蕾(25)
西部情结 黄土留痕	郭兆祥(36)
我所经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马晓一(43)
我到宁县农村去插队	张淑兰(47)
在宁县知青办工作的二三事	杨生枝(5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正宁	张新政 张志英(57)
往事可待成追忆	郭亚宁(63)
难忘野狐沟	李晓云(67)
难忘的日子	尚奇林(71)
我的支边回忆	沈闻鹄(75)
我的知青路	张秀兰(79)
难以忘却的经历	李海涛(82)
岁月无痕	朱永春(90)
永远留在心中的回忆	廖银平(93)
抹不去的岁月	罗永成(96)
下乡插队纪事	张文珍(99)
天祝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概述.....	程玉兰(105)

永昌县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雷恒昌(114)
难忘的知青生活·····	庞丽芳(118)
知青生活回忆·····	雷平(122)
回顾知青岁月·····	李凤琴(125)
在肃南牧区插队落户的岁月·····	贾也霞(128)
肃南牧区插队落户记实·····	施爱民(137)
难忘的“再教育”·····	王克建(143)
农村插队生活记实·····	张一平(148)
在裕固族牧区插队的日子里·····	陈书安(153)
我们村里的下乡知识青年·····	权裕国(161)
天津和兰州知青在安西·····	王曙(163)
玉门市知青工作回顾·····	白玉宝(168)
我的知青生活散记·····	郭志刚(176)
与狼对峙·····	单广宁(179)
知青生活琐忆·····	吴铃(182)
我所了解的知青冯莉莉·····	张树兴(189)
广阔天地三十年·····	王金生(194)
插队在甘肃农村·····	高阿申(207)
深山里有这样一位老知青·····	孔晓风(215)
上海知青插队秦安·····	陈克敏 张林(220)
如烟往事难忘却·····	雒世忠(226)
天水地区知青工作之回顾·····	张诚(242)
我的青春岁月·····	陈平(247)
苦干的岁月·····	薛国荣(253)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日子	宋永宁(259)
对岷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回顾	马 羚(261)
陇西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简介	康树纪(268)
会宁那位王大娘	
——会宁县知青及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始末	王 仁(272)
盘农林场“第一课”	张西原(277)
我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前后	许维祺(285)

知青往事

侯佩玉

往事如烟，告别了上山下乡、插队锻炼的知青生活已经三十多年了。任凭那岁月的长河如何冲刷，然而冲刷不走的是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经历过的一幕幕，好像还在昨天。

回首往事

也许是年龄的增长，也许是情感的需要，也许是人生的定格，也许是太多的因境，我们在社会生活的忙忙碌碌中，想寻求一种精神寄托和心灵的慰藉，于是脑海中一次又一次地重现那段难以忘怀的知青往事，让我重新反复思考当年的壮举带给我的人生价值。

有人认为，当年的知青是破灭了理想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代热情的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他们为了一个荒唐的理想，无私地付出，真诚地奉献，唱着流浪者的歌，严肃地修理地球，经历了苦难，浪费了青春，不堪回首。有人认为，当年的知青是被毁掉的一代，正当读书时没有获取知识的机会，正当就业时没有工作岗位，正当长身体时却承受了繁重的劳动压力，过早经历了生活自理、农业劳动和生存能力的训练，承受了对前途命运的精神煎熬，身心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摧残，从而注定了人生道路的坎坷。也有人认为，当年的知青是青春无悔的一代。他们有思想、有文化、有理想、有信念，更有深刻丰富的人生感悟。上山下乡，带给农村文明和文化，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传播社会真实，启动自由思想，在严酷的密不透风的政

治高压下，知青群体是唯一的亮色，从广阔的社会层面上润育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思潮。知青们在上山下乡中，精神和人格得到磨砺和升华，在艰苦劳动中求生存思发展，理解了劳动与生活，理解了中国下层的老百姓，才真正成为人民中的一员。因此心向普通百姓却不甘平凡，身处低层却胸怀大志，从而成为当今社会各行业中的精英和骨干，成为真正的社会栋梁。

1973年冬，我高中毕业后就再也无学可上，等待我的唯一出路就是上山下乡当知青。那时少年清纯的我是多么天真幼稚，毅然决然报名插队，卷入上山下乡的知青大潮。那段时间。我的脑海中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出广阔天地的壮丽画面：黛色的山脉、绿色的青纱帐、黄色的油菜花、金色的麦浪、淙淙小溪流，还有白云般的羊群，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真令人向往。

过完春节就要出发，我兴奋地收拾行装，全然不顾父母沉重的心情。早春二月，乍暖还寒，临行的那天早晨，天气阴冷，飘着零星的雪花。静宁县政府的门口却热闹异常，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十几辆大卡车已经载满了上山下乡的知青，车下是依依惜别的家长。我们离开了城市，离别了亲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奔赴农村广阔天地，去实现我们的革命理想，我们满怀豪情，一腔热血，浩浩荡荡的车队一路歌声飞扬。

知青生活

我被分配到离县城西三十华里处的一个小山村，甘肃省静宁县细巷公社谭店大队，据介绍这个地方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都不算太差。汽车朝西南方向行驶一段公路，便向北拐弯，过了一座大桥后沿山根高低起伏的黄土路进发。不到一个时辰便到了村口，热情的老乡们早已等候在那里迎接我们，帮着搬运了行李。村上的一群小孩子跑前跑后，在我们身边雀跃着，不停地呼喊：“大学

生”来了!“大学生”来了!以后我们才明白,这个称呼中的“大”是相对于“小”而言,就是说我们是年龄大一点的“学生”。

我们被安置在大队部的院子里,院子里有两排平房呈直角形。坐北向南的一排房子原是大队部和队干部们的办公场所,为了腾出来给我们住,大队部搬到这排房子的一端,仅占了一间房。其余几间打通成为我们知青的宿舍,中间三分之一处打了隔墙开个小门便是厨房。新盘的一个土炕占据了房子的大部分空间,我们七人的床铺并排挨着铺开,刚好覆盖了整个炕面。院子的另一排房子坐东向西,是大队的医疗站和药房。每天南来北往的村民来这里看病买药,队干部出出进进来这里办公。这个院子是大队的政治文化中心,关系全队人生生活的重大决策在这里产生,有关全队生产发展的重要事项通过这里的高音喇叭传播出去。我们的到来似乎给这个大院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有事无事的村民们和孩子们总喜欢光顾这里,大院更热闹了,我们也不感到寂寞。

我们知青点由七名女生组成,年龄在16岁至18岁之间。三名初中生,四名高中生,虽然一个学校毕业的,但不十分相熟,好在都是姑娘们,很容易沟通理解。初来乍到,人地两生,队里派一位面目慈善、手脚麻利的大婶帮我们做饭,几天后我们对周围的环境稍有适应就婉言谢绝了她。因为我们下乡接受再教育,一切生产、生存技能都要靠我们亲自去做去体验。我们选出了点长,商量了我们今后的插队生活,确定每天有六人出工,一人留守宿舍,做饭料理其他事务。起初商定每人做饭一天,没几日,第一轮还未轮到,问题就出来了。原来每人基本都对自己做饭的这天负责,勉强完成任务,却不管后面接任者的方便,工作没有连续性,造成好多麻烦和不便。我们又立即研究,重新安排,由一人一天改为一人一周做饭,而且规定了有关要求和标准,使这一谁都不太会干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规。

插队时间不长,农活还基本不会做,但大家都学会了骑自行车

车。大队部的院子里，每天都停放不少前来看病的村民们的自行车，我们随便逮住一辆便在院外的麦场里、村道上学骑。有位点友学骑车入了迷，晚上做梦骑车以至于蹬破被子，棉絮缠住了脚趾。学会骑车真好，两小时就到县城的家里，比翻山过河走捷径省力多了。我骑自行车技术不高，那时因个子小，骑车够不着脚踏，踩在车轴跨上车，只能蹬上半圈。第一年的冬天，借辆车回家一趟，返回知青点时在一马鞍形的路段上，连人带车一下子穿入路边结了薄冰的浅水沟，两条棉裤腿汲足了水，费九牛二虎之力把自行车拖上路，车头也摔歪了，但冻僵的手怎么也扳不正，索性就歪着车头一直骑回村，棉裤腿结成了两个大冰棒。

初尝艰辛

初春的劳动，主要是平田整地、送肥撒粪。虽然都是最简单的农活，但对于城里长大的我们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一天出工，照顾我们同一些年老的小脚妇女干活。秋收后用锨深翻过的原状土块竖摆在地里，经过一个冬天的风吹雨淋，已变得较为疏松。我们一字形依次排列开，举着木榔头打碎土块将地整平，边干边后退，不一会儿村民就把我们落下了一大段距离，我们干的活与村民的形成了明显的分界线，那些大娘大婶们不时地过来为我们重新修理。这一天感觉特别漫长，好不容易熬到收工，回头看看地里也没干多少活，但我们的手上磨起了血泡，胳膊痛得难以举起，浑身酸疼，晚上躺在床上骨头像散了架。过了几天又是送肥，平坦川地两人一组，拉一辆架子车土肥倒还不是太累，可山坡地就不同了，用担挑或用背斗背，高山陡洼的羊肠小道，别说背筐粪肥，就是徒手爬山也感费劲。好心的老乡给我们少装几锨，我们觉得太少，再加一些，走起来却越背越沉，有些路段陡峭难走，无奈我们有人四肢着地，身子弯得太低，背斗的粪土倒进一衣领，但还是坚

持着把半筐粪送到山顶的地里。一个晌午村民们送三回，我们只能送一回，逐渐的每天在缩短距离。老乡们看着我们狼狈不堪的样子又好笑又同情，口里不住地念叨：“可怜这些城里娃来乡里受洋罪”。然后他们教会我们怎样背上筐靠在崖背歇息，怎样挑着担子换肩膀，我们逐渐掌握了劳动技巧。

劳动了十多天，真有些支持不住了。企盼着尽快能轮到自己做饭，些许还能休息休息。但是真正到了做饭的这一周也并不轻松，最发愁的是去一里之外的山沟挑水。山沟有一眼泉水，是全生产队村民的生命之泉，一条羊肠小道七拐八弯上下起伏，只要水担上肩，就要一口气挑出山沟，因为没有平坦的路停放水桶。夏天怕下雨道路泥泞，冬天一路结冰又光又滑，稍不留神就会摔倒，最怕挑了水摔倒前功尽弃。第一次去挑水，80斤重的水担压得我双腿打颤，本来就瘦小单薄的我怎么也无法挺直腰干，咬着牙弓着腰，双手按上扁担，趑趄趑趄一路摇晃到家，一桶水只剩下半桶了，无奈一天得多挑两次。每人都有过挑水经历之后，从此便养成了节约用水的好习惯。我们起初学做饭也闹过笑话，一次一位点友做馒头，当揭开蒸笼取馒头时，面团粘在手上拉成了扯面，手指也被烫伤。另一位擀了面条下在凉水锅里往熟煮，等开锅后捞面时已变成一锅面糊。当然，失败是成功之母，到后来，我们连各种杂粮都做得有滋有味了。

一个月后，我们都变样了，正值花季少女，刚下乡来的水灵鲜活模样不见了，一个个整天价灰头土脸无精打采，皮肤粗糙，头发蓬乱，说话少了，笑声小了，歌声没了。晚上收工后，房子里黑灯瞎火，一个个横七竖八地躺在床上鸦雀无声，各自都在想着心事黯然伤神。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塌糊涂的衣食住行，必须面对的现实，正在考验着我们的体能和心智，使我们别无选择地走进了孟老夫子为“天降大任于斯人”所设计的境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这样才能锻炼“无产阶级革

命事业接班人”。整日面对黄土山梁，面对贫瘠的土地，面对满目苍桑的老乡，我们开始思考人生，一种对现实和前途的思索时刻震荡在脑际，继而产生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当年的农民，这个中国数千年来都是最低层最痛苦的阶级，解放后在政治上翻了身，他们肩负起对城市下乡知青的“再教育”重任。我们在想，到底谁教育谁？谁改造谁？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他们实际上最需要关怀和教育！面对这一切，我们确实感到内心的困惑和迷茫。

释放苦闷

体力的磨难，内心的苦闷，使我们无法承受，终于在一个霏霏细雨天暴发了。雨天放假不出工，闲着又无聊，于是七人围坐在炕上哼歌曲，继而我们放开嗓子来个女声大合唱，管它欢快的、悲壮的、思念的、悲伤的，凡会唱的歌曲一鼓脑儿唱个遍。《赞歌》、《牧歌》、《国际歌》、《南飞的大雁》、《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等，真是歌如泉涌，唱完了歌曲又唱样板戏，整整唱了一个下午。唱着唱着，嗓音也渐渐沙哑了，不知谁又提起了想家的话题，于是歌声变成了哭声，集体大放悲声。等点长意识到这样影响不好制止时已晚了。原来雨什么时候停了，村上的小孩子爬满了墙头欣赏我们的“歌声”。插队以来的苦和累，终于在一个下午得到了释放，我们轻松多了。

晚上，支书和队长来看我们，队长一进门便说：“听说你今天炸油饼了！”我们感到莫名其妙，都说没有的事，队长又说：“听说油饼很汪，炸就炸了，还不承认！”我们更不理解了，极力申辩：“确实没有，不相信可以到厨房找，找到全归你！”支书哈哈大笑：“你们这些瓜娃，队长在挖苦你们呢！”原来这里的农村人把掉眼泪打趣为“炸油饼”。过了几天，军分区在这里蹲点的老红军司令员给我们上了一堂严肃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队上的老贫农也给我们作了忆

苦思甜报告，他们身上各自都还留有敌人的弹痕和地主的鞭伤。我们深深地被触动、被教育，从灵魂深处意识到自己的差距，感到很惭愧，决心重新振作起来，脱胎换骨，扎扎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都写了决心书，贴满了半个墙壁。

以后的工余闲暇和雨雪天，便是我们读书写日记的好时机。我重温了一些革命书籍，如《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又偷偷寻找借阅了一些世界名著。那个时期，要读一些好书很难，有相当一部分都被当作毒草抄毁掉。即使有人保存下来也不敢公开拿出来阅读，有书的人只能私下相互换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基度山伯爵》、《牛虻》、《复活》等作品都使我受益匪浅。一次劳动中发现村里一位青年用一本颜色发黄的旧书作卷烟纸，拿过来一翻已没有目录，前后残缺，里边的内容有“上尉的女儿”、“暴风雪”、“茨冈”等篇目，原来是一本《普希金文集》，我爱不释手，便用一白纸订的笔记本作交易换回，重新包装反复阅读。在艰苦的劳动之余，在漫漫的冬夜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寻找到了读书的快乐，吸收着知识的营养，有时阅读太入神，油灯烧着了“流海”都全然不知。我逐渐认识了高尔基，熟悉了普希金，与托尔斯泰对话，与巴尔扎克交谈，曾多少次被他们笔下的人物所感动所激励，泪水不止一次地从眼眶涌出。后来我终有所悟：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要毁掉一种东西并不难，但要毁掉一种精神却不容易。一个人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生活得舒适还是艰辛，都应该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精神不倒。且不说知青插队锻炼这件事正确与否，也不说上山下乡是政治的原因还是经济的原因，当时的形势是哪个普通人也无法改变的。既然来了，就要想法适应这个环境，就要学会生存的本领，磨练坚强的意志，经受住各种考验，那怕做一次西伯利亚的囚徒。

锤炼心志

我们像凤凰涅槃一样，在真正接受再教育的烈火中锤炼，死而后生，告别旧我，重塑新我，安下心扎下根，一切从头开始。我们再不叫苦，再不喊累，其实人的一切感受主要来自心理支配，我们的思想问题解决了，把劳动带来的一切磨难和痛苦都过滤掉，留下的就是幸福和快乐。

为了锤炼意志，我们加入了大队武装民兵连，这里是军分区的一个工作点，经常有人来这里检查工作。我们每人配发了一支半自动步枪和10发子弹，每天劳动休息时间都开展练兵活动。民兵连长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为了杀掉我们身上的娇气，在酷暑天拉我们在河滩练匍匐前进，我们双手托枪，在晒得滚烫、又尖又硬的沙石滩上摸爬滚打，直至膝盖和手臂磨破流血。在一个月色朦胧的秋夜组织军事演习，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集合地点，我们都没顾上穿袜子。连长宣布有“一股敌人往西北方向逃窜”，命令连队分三路进行追捕。连长本人亲自带我们班（还有三名村上的男青年），穿过一片高高的玉米地，然后进入很窄长的麦茬地，行走在已经深翻，凹凸不平的麦茬地里，扛着枪深一脚浅一脚，怎么也跑不快，一会儿这个跌倒，一会儿那个跌倒，洋相百出，我们不时发出叫声和笑声，连长在不远处监视着我们，就在发脾气训斥我们时也被绊了一跤，这时我们笑得前仰后合，越发跑不动了。走出麦地，翻过一个小山包，下山时是一层层刚修好的梯田，一层距一层约三米多高，男青年们从梯田上一层层跳跃着很快奔下山，我们心里一急，干脆蹲在梯田埂上往下溜，溜不好便会滚下另一层，好在都是平整过的软地也摔不伤，总算没有掉队。山下的“敌人”，已被抓获，演习顺利结束。在返回的路上我们感觉小腿和脚脖子疼得厉害，这才发现让麦茬划了好多伤痕，而别人的裤脚都扎得很严

实。以后才知道这场演习是专为磨练我们而安排的。

我们还参加了打坦克和实弹射击。黄土堆成的坦克模型非常逼真,用真炸药包炸得满天黄土飞扬。打靶时手枪、步枪、冲锋枪我们都练过,不过我最拿手的要算半自动步枪了,曾打过10发子弹96环的成绩。民兵连组织了一次90环以上的人打气球,因没有买到气球,风趣的诊疗所赤脚医生提议,用安全套可代替,于是从大队药房里拿出几盒安全套,大家一鼓作气吹起来,感觉太不雅,我们出主意妆饰了一番,在上边甩上一串串红蓝墨水点,变成了罕见的“花气球”。悬挂在高高的白杨树上,一打一准,全部被击破。

记得一次上面来人检查工作需要接待,大队干部给我们民兵班安排了打鱼的工作任务。大队的水库里养殖着红鲤鱼,但一般很难捞到,我们想出一个办法,用墨水瓶装上雷管,点着导火索后扔到水库里去炸鱼,一斤左右的鱼一时被炸晕,要尽快打捞上来,否则等一会儿便恢复过来。那次任务完成得不错。

砺炼体魄

我们早已成为精壮劳力,和同龄的村民们一样,割麦每人每天是一亩。刚开始,不会使用镰刀,手上容易磨起血泡,割得麦茬高低不平,麦垛也码不整齐,根本谈不上完成任务。但我们有不服输的精神,我们和村民切磋技艺,他们歇息时我们照样干,割一场麦提高一步,最后我们敢于和村上的女青年比高低了。秋季的改土任务十分艰巨,我们知青作为一个劳动小组,每人每天十方土的任务。每天劳动结束时,由验收组拉量土方,完成任务的方可收工。刚开始的几日,我们每天落在后面,村民们都收工回家了,我们依然在改土工地披星戴月。深秋的夜晚已很寒冷,我们却挥汗如雨,有人熬不住掉眼泪了,但大家还是硬撑着干下去,直到完成任务才

回家。以后我们早出工，中途不休息才逐渐赶上了进度，有时还能超额完成任务。改土工地的高音喇叭里，不时传来对知青小组的表扬声。

冬季的早晨，天亮得较晚，出工相对迟一些。但在正式出工前，必须送两趟粪。我们六人拉着三辆架子车，过一条冰河把粪送到对岸的坡地。清晨寒风凛冽，吹在脸上像刀子割，我们用方头巾把头和脸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拉上车子跑起来不一会就浑身冒汗，哈出的白气顺着鼻梁上升，额前的发丝很快被结上一层白霜，就像哈尔滨的雾凇一样美丽，村民们打趣我们是“白毛仙姑”。

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是砸石子。水库的大坝需要加固，砸石子是女民兵的任务。数九寒天，北风呼啸着，坐在冰冷的坝面没有任何遮挡，腿脚一动不动，胳膊拎个铁锤砸呀砸，手背冻肿了，虎口震裂了，脚冻僵了，站起来不会走路。时间一长脚被冻伤，晚上睡觉时袜子粘在脚后跟的伤口上怎么也脱不下来，等脱下来伤口又被拉破，穿上鞋，鞋帮顶在疮面上十分疼痛，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一个夏日中午，我与一位点友去河边洗衣。不一会，远处传来隆隆雷声，西山那边似乎下暴雨了，天色渐渐昏暗，河水也变得浑浊起来，我们还未彻底洗完。这时点友指着河上游问道：“你看那是什么？”我远远望去，只见整个河床混沌一片，似一堵土墙正在崩塌。我们未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一只大手从背后猛伸过来，把我们拽上河岸，同时伴着一声大吼：“你们不要命了！”我们吓得魂飞魄散，定睛一看原来是生产队的放羊老汉。眨眼间洪水似千军万马咆哮着奔腾过来，水头卷着很多树枝、木头等杂物，牛头大的石头也在水中翻滚，我们一时都惊呆了。多年后偶尔想起惊心动魄的那一幕，依然心有余悸。当年要不是那位勇敢善良的老农，说不定我们已被凶猛的洪水所吞噬。